

貓事大吉

新春佳節，大地回暖，我陪腿腳不便的老父親下樓蹣跚曬太陽，恰巧旁樓鄰居家的一隻大花貓也出來了，牠先是美美地伸個懶腰，接着呼一下驅趕了另一隻貓，雙目有神，虎虎生威，盯着被驅趕者逃跑的方向，守護牠的家門。

我和老父親停下了，打量這隻氣度不凡的貓。牠大概是雄性吧，身架較大，四肢粗壯，斑紋的毛如刷子微展，尾巴向上翹起，尾尖兒一甩一甩左右晃動，是在表達一種得意的情緒。我家不養貓，我也不懂貓，總覺得這貓不像是純「土著」，說牠是有外來血統的「混血兒」也保不準。

這個大院有多戶人家養貓，貓來貓往時常遇到牠們在遊逛，有的是獨個兒行動，有的是大小一窩兒出動。牠們毛色普通，粗生粗養，看來在家都不特別受寵。白天悄悄走「貓步」，上樹撓爪子，一到夜晚，暗處不時傳出的嚎叫擾人心緒。但總體上院內很少見到老鼠橫蹿，這難道不是貓們的功勞？

文人養寵貓居首。冰心的心愛之貓叫「咪咪」，背上的毛有兩塊黑球，尾巴也黑，這形象叫「鞭打繡球」。「咪咪」時時陪伴主人，在身邊打滾兒撒歡兒，親得了不得，主人每天餵牠貓餅乾，還有好吃的正餐，並且申明：「我的咪咪不是波斯貓。」老舍的貓也叫「咪咪」，雖沒這般金貴，也傾盡了愛心。上世紀四十年代住重慶北碚「多鼠齋」時，他買來一隻很小的鄉下醜貓，起初擔心會被大老鼠吃了。餵了牠幾天煮白飯包穀後，某天



人與事

霍無非

頭次見面讓他驚訝：醜咪的爪下居然按着隻半死的小老鼠，旁邊還有一大一小兩隻死蛙，醜咪和主人都很是驕傲。季羨林養過兩隻貓，一隻叫「虎子」，一隻仍叫「咪咪」，兩隻貓都向主人爭寵。「虎子」

威武而暴烈，「咪咪」纏綿而頑皮，主人伏案工作時，白波斯貓「咪咪」隨意攀臥主人身體，尾巴掃着他臉頰，有時貓屎撒在稿紙上，他也不惱，因為他恪守一條誠律：決不打小貓一掌。

辭鼠年，牛年到，下一個生肖年是虎年。老虎這山大王屬貓科動物，傳說是貓的「徒弟」。魯迅回憶他祖母講過的一個故事，說貓是老虎的先生，教了老虎許多捕獵的本領，唯上樹這一招還未及教，老虎就翻臉，情急之下貓躲上樹，不然就被兇猛的老虎吃了。從這點上看，貓有先見之明。

戊戌，己亥，庚子，辛丑，壬寅……一年年來，一年年過。貓們不必心急，耐心等待，好生活着，寅虎來年同屬於貓。



▲偶遇花貓。

作者供圖



人生在線

魯力

新春伊始，返內地過完春節，我又回到香港處理公司業務。因為港珠澳大橋過關快，每次我都選擇先飛到珠海，然後由大橋關口過關返港。關口的防疫人員服務態度好，看我年紀大，立刻搬了一張椅子讓我坐下。一問，我是從珠海來的，她又問申請「回港易」了嗎？我說沒有。她還熱心幫我申請，我心頭頓覺一熱，以為這次終於不用被隔離了。

她幫我操控手機申請。但是，大橋關口的網絡信號很弱，一直連不上網，費了很大的勁，終於連上了。手忙腳亂填資料，在一陣緊張之後，終於顯示「你申請成功了」。但是，我的粵康碼通關資料出來卻是粉紅色的，上面寫「沒有核酸檢測資料」。我趕緊拿出昨天剛做的核酸檢測陰性報告給她，她讓我到另一個通道去辦



自由談

賴秀俞

似乎每一段戀情逝去後，留下的未必是那些事關愛情的語言或圖像，而是味覺的記憶。想不通它為何如此雋永，這樣綿長。也許，因為它無需言語，無關乎任何邏輯，因而能夠在嚴苛的理性控制中脫險，永遠被封存在潛意識的某個認知盲區。唯有當相同的味道重現時，它才能被再次喚醒。與此同時，由於它無法被理性規訓，因而也成為我們記憶檔案中最頑固、最失控的那一塊碎片。

好幾年前的日本電視劇《最高的離婚》有一句流傳甚廣的台詞：「兩個人吃的是飯，一個人吃的是飼料。」它頗為殘酷地指明了食事從來都不僅僅是食物本身，它所關涉的敘事，主角乃是人。周冬雨和金城武主演的電影《喜歡你》講述的就是一個男人因為食物愛上一個女人的故事。經由滋味的暗通款曲，愛情得以發生。食事與情事的關係如斯曖昧，不得不讓人稱嘆「飲食男女」一詞的精妙絕到。不然該如何解釋，在某次狼狽的分手過去許多年後，我們可能連誰最先發現愛情的漏洞，誰先提出分手，誰先轉身離去的種種細節都已忘得一乾二淨，但居然還記得大家一起吃的最後一頓飯是海南雞飯。那種蒸蒸日上生活氣息，帶有異域島嶼風情的調料味道，以及唇齒留香的雞油質感，似乎提醒着這段愛情還有救治的可能性。

在這裏，食物儼然成為一個媒介。經由作為媒介的食物，那些萌發食事的空間，也是情事綿延的事發地。和《重慶森林》一樣，無處不在的便利店、街邊檔、小吃店是市井男女愛情故事的溫床。那毫不起眼的，中學門口對面的麥當勞也曾是青春期曖昧的子宮。它的後遺症是：直到今日，只要我和我的少年朋友一想起初戀，舌頭浮現的仍然是麥旋風的味道。這也道出了我們這一代人的一個始終無法否認的頑疾：作為從小到大被各種跨國企業製造的味道養過的個體，那些漂洋過海，歷經多重本土化，被各種消費主義裹挾的味道，早已悄無聲息地，帶着濃厚的商業氣息攻佔了我們情感記憶中最頑強、最

在戲劇書店裏唱響古老的崑曲，那是一種怎樣心醉迷離的觀感呢？

穿着寶藍色戲服的張軍，手執摺扇，儼然翩翩公子，在書店裏一邊邊着款款碎步一邊朗聲吟唱：「月明雲淡露華濃，倚枕愁聽四壁蛩，傷秋宋玉賦西風，落葉驚殘夢，閒步芳塵數落紅……」這是崑曲《玉簪記·琴挑》裏著名的《懶畫眉》選段。他的搭檔從戲劇書店最有看頭的旋轉樓梯走下來，手執拂塵，明眸流轉：「粉牆花影自重重，簾捲殘荷水殿風，抱琴彈向月明中，香裊金猊動……」深情纏綿的唱詞洋洋盈耳，觀眾即刻被帶入濃郁的戲劇氛圍之中。

浸入式崑曲，是一種新穎的表演形式。沒有固定的舞台，觀眾可跟隨着演員，身臨其境到場景之中。戲劇書店裏的立式書櫃，中間設計了方形空框，可供讀者坐下來看

理。那裏擺了八張辦公桌，八位身着全套防護服的檢疫工作員坐在桌後，只有我一個人過關。我被引到一個男生面前坐下，透過防護透明頭罩，他看了我的檢測報告，問到：「你是在福建檢測的？」又詳細詢問了我的行程，然後淡淡地對我說：「你需要居家隔離十四天」。我只好又無奈地戴上電子手環，開始了回港的「第五次隔離」。

一年多來，香港的新冠肺炎疫情反覆，不知何時是盡頭。好多在內地工作的港人，或者在香港生活的內地人，只能望關口興嘆，有家歸不得，有工返不了。面對這些港人的困境，「回港易」計劃去年十一月底終於推出，讓身處廣東省及澳門的香港居民返港免十四天強制檢疫，每日名額五千。然而，畢竟所限於粵澳兩地，受益人群也有限。澳門早已對持有七天內核酸測試陰性結果證明的內地遊客開放了，並很清楚地區分來自疫區和非疫區的

人，對於來自疫區的須嚴格進行閉環式隔離。內地如今疫情防控持續向好，基本上毋須強制隔離檢疫。若某個地區出現疫情，澳門政府會馬上宣布來自該地區的人都需要強制隔離檢疫，直至疫情過去為止。這一年抗疫讓大家看到，只有痛定思痛，吸取經驗，全面動員，周密部署，才有機會成功「清零」。

這次回港，最開心的是「財爺」陳茂波將給市民派五千元的「電子消費券」。這次財政預算案用了消費券這招，算是疫情下一項有效的德政。已經聽太多店舖老闆說，防疫抗疫基金下推出「保就業」計劃，對實際生意幫助不大，最後可能轉而落入不肯減租的地產商口袋。其實，內地和澳門早就直接向市民派消費券拯救疫下經濟。這次香港也即將實行，算是一個好開始。加上新冠疫苗陸續抵港並開始接種，香港抗疫進入新階段，希望經濟民生問題隨之得到紓緩。

飲食男女



◀電影《飲食男女》以食物旁及親情、愛情及友情之事。劇照

無辜的關卡。

無法忘記的味道，是愛情屹立不倒的墓誌銘。將近十年過去，某段青春戀情的遺骸早已風化，剩下的，只有我和他常去的那個日料店，數不清第幾次吃過的三文魚和天婦羅滋味。還記得第一次到那條聞名遐邇的歷史老吃日料，他坐在我對面，側靠著貼滿日語宣傳畫的牆捧着小冊子看托福（TOEFL）作文。那時，我們都是不知情為何物的窮學生，明明不懂得天長地久卻口口聲聲說着海誓山盟。那時，只要談起未來，填充的無一例外全是村上春樹小說或侯麥電影的情節。那時，曾夢想着日後結伴去名古屋度過一個下雪的冬夜，到小樹林裏劈柴生火，看雪花搖搖晃晃地散落在人間，過一種侯麥式的東亞田園生活。

是的，在那些瑰麗的想像中，我們的情感生活裏從來沒有「吃」這個環節。它太世俗，太日常，太動物性，而年少時我們的眼睛裏從來沒有人間煙火的位置。然而，歲月悠悠，當愛情的最後一縷影子都逐步隨着時間的推移而消散於無形時，回過頭來清算個人的心靈史，竟發現唯一殘存的是一起品嚐過的滋味。曾經賦形於浪漫的愛情記憶慢慢化為味噌湯的味道，以及第一次嘗到過多芥末的瞬間。辛辣以一種極其粗暴的速度竄進大腦。像愛情一樣，它取消了邏輯，抹殺了語詞。就這樣突如其來，像一場始料未及的事故。而愛情一旦發生，就像壞了很久的電燈突然通了電，事故變成了故事。等到很久之後，這個故事的諸多細節均已散佚，留下的只有芥末的辛辣「通電」的那一分鐘。

冥頑不靈，蝕骨銘心。

如同世間所有的相遇，我們與某種食物、某種滋味正面相逢的那個黃金時刻，一生恐怕也只有一次。而經由味覺的認知，我們不自覺地用身體銘記了愛情。當我終於懂得愛情的本質背離浪漫十萬八千里，它不過是三餐一宿的時候，我和曾經一起真心實意地吃過飯的男孩再也不必見面。和大多數戀人的結局無異，並沒有相忘於江湖，也沒有在滔滔濁世中相濡以沫，我們只是都成為對方的社交網絡中從不現身的觀眾。某次在社交網絡中看到他在紐約某個馳名的日料店吃拉麵，我恍惚想起我和這個不愛吃紫菜的男孩在某個已忘記具體年月，卻記得是一個苦苦尋覓一碗傳說中的拉麵的冬夜，我們走到一條沒有信號、沒有路燈的老街時第一次牽上了彼此的手。原來，總有這麼一天，我們始終不得不承認，那些事關愛情的記憶早已悄無聲息地跟滋味緊緊捆綁。

食事は情事中唯一免於被「格式化」的領土。味覺是如此的鐵面無私，提醒我們始終無法逃離人類的動物性。李安的《飲食男女》很早就道出了這一點。吃是本能，再健忘的人都無法抵抗味覺記憶的「攻城略地」。它的詭計在於，在我們毫不知情的時刻，它早就暗修棧道，構築了愛情的必要條件。等到一個充分的時機，某種味道突然擊中心臟。那時，我們才會猛然發現，人類是這樣脆弱、心軟的生物，輕易地就被某種滋味收買。哪怕它原本極為普通，平淡，毫不起眼。但自古食事如情事，從來不講道理。畢竟，紅塵滾滾，有什麼經得起推敲？到底是飲食男女。

蠟梅報春

近日，隨着氣溫回升，北京卧佛寺及其周邊的蠟梅迎春開放，遊人紛紛尋香而來，欣賞、記錄早春美景。

新華社



市井萬象



書店崑曲夜



如是我見
尹畫

上海藝術圈裏，幾乎無人不知「崑曲王子」張軍。這些年，張軍崑曲藝術中心常年駐場朱家角演出實景園林崑曲《牡丹亭》，成為不少外地人專程前往朱家角的理由。去年十月，他又帶着崑曲《春江花月夜》亮相養雲安縵酒店，讓遊客們在現代園林式的酒店裏，沉浸式體驗六百年崑曲的魅力，感受古人悠閒而又優雅的慢生活。將崑曲之美帶入日常生活，是張軍崑曲藝術中心孜孜不倦努力的方向。

最近，張軍又嘗試將崑曲帶入朵雲書院戲劇店，舉辦了一場別開生面的奇妙夜活動。

朵雲書院戲劇店，錯綜複雜的空間設計像極了舞台場景，尤其幾座旋轉樓梯，或通向幽暗的地下餐廳，或通向神秘的道具陳列室，七彎八拐，讓人恍覺自己正身處劇中。

「孤篇壓全唐」的美譽。只是，張若虛留下了詩歌，卻不曾留下故事。於是，崑曲劇作家羅周以《春江花月夜》的詩句為靈感來源創作了一個愛情故事，讓張若虛永遠停留在了二十七歲。

在朵雲書院戲劇店二樓，張軍和搭檔演繹了崑曲《春江花月夜》裏的《琴歌》：「春江潮水連海平，海上明月共潮生。灩灩隨波千萬里，何處春江無月明……」崑曲的唱腔細膩軟糯，婉轉綽耳，觀眾聽得如痴如醉，有人這樣評論：「詩歌《春江花月夜》，孤篇壓全唐；崑曲《春江花月夜》，獨秀冠華夏。」實實在在說出了我的心聲。

一場演出結束，我們也跟着演員遊覽了戲劇書店全貌，這是浸入式演出的優勢，它突破了傳統劇場式坐看方式，實現了聽戲與遊覽的雙不誤。